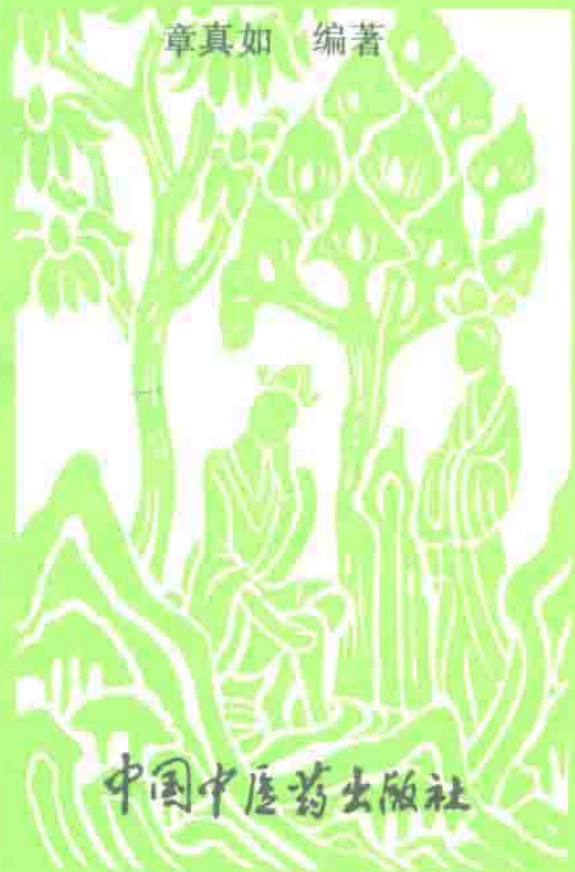




朱丹溪学术考论

章真如 编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5 号

内 容 摘 要

《朱丹溪学术考论》是著者多年研究丹溪学说的成果。丹溪是金元时代四大名医之一，以擅长“滋阴法”而著名，他的一生学术成就，表现在他的著作中，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我国医学发展中，具有重大的影响。著者将其全部资料分为考、论、评三种方法进行，即对丹溪生平及其学术源流给予考证，丹溪主要学术思想，择要加以讨论，丹溪散在部分医案，给以评述。全书共分六章，约13万字，可供中医、中西医结合医、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者参考。

朱丹溪学术考论

章真如 编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7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平谷县大华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9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089-258-1/R·259 定价：5.00元

序 言

朱丹溪，出生于元代末叶，距今已七百余年矣，在此漫长岁月中，沧桑屡变，朝代迭更，而丹溪其人及学术思想，却永远载入史册，流传后世，至今应用不衰，为民族健康繁荣造福，良医良相，其厥功伟焉。

溯自周秦时代，《内经》著者集前人之智慧，撰成《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成为我国医学理论之肇始者，被后世尊为经典著作。尔后，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著《伤寒杂病论》，条分缕析，成为临床医家之先驱及典范。乃至唐宋时代，医学不断发展，名家辈出，指不胜屈，如王叔和、皇甫谧、巢元方、孙思邈、王焘、钱乙等，诸家遵循《内经》经旨，发挥各自专长，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为弘扬我国医学，作出承前启后之卓越贡献。

迨至金元时代，盛行学术争鸣，医学又获得长足进展。当时内乱频仍、战火烽起、人心不宁。疾病横生，民间流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制成“成药”，如“据证检方，即方用药”，既不辨证，又不议药，“一方通治诸病”等流弊。于是刘完素、张子和、李杲、朱丹溪诸医家，相继崛起，力辟《局方》之偏，各自根据时代背景不同，地区各异，以及疾病发生和发展有别，以《内经》作指导，发挥自己学术观点，独树一帜。如刘完素主寒凉，张子和主攻下，李杲主脾胃。丹溪晚出，集各家之所长，以家住江南，“湿热相火为患最多”，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

成为一代新学术流派——滋阴学派，从此金元四大医家各创一派，载誉千古，永为后世学术争鸣之良好典范。丹溪素以临证治疗内科杂病为擅长，后世又有“杂病宗丹溪”之传颂。

丹溪学术，源远流长，在著述方面，亲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数种名著外，门人冠以“丹溪”二字为出名著作，不下数十种，如《丹溪心法》、《丹溪手镜》等就是。在授徒传学方面，丹溪亲授弟子有戴元礼、王安道、刘叔渊、赵道震等。私淑弟子有杨楚玉、方广、王纶、虞抟等。诸子皆成为一代有影响名医，为发扬丹溪学术，作出巨大努力。

著者不揣谫陋，矢志攻读丹溪之学，二十年来，未尝少懈，自顾理论略有所悟，实践亦有所本。因此著有《滋阴论》、《调气论》、《风火痰瘀论》、《养老论》、《湿热论》等相继出版问世，对丹溪之学继承，竭尽棉力，但是，对丹溪生平及其学术全豹，未能全面考究，耿耿于怀，不能自己。叹今年事已老，精力渐衰，如不及时收集整理，岂非终生憾事。近年来，乃摒弃一切干扰，闭户埋首，对丹溪生平、理学及其学术源流，给予考证；对丹溪学术思想，择要加以讨论；对丹溪散在医案，给以评述。因而考、论、评结合，厘集成书。承郑翔、韩乐兵、傅源业、章汉明诸医师协助、稿竣命其名《朱丹溪学术考论》，不知当否。在编写过程中，不少参考各地医学杂志资料，就此对有关作者表示谢意。唯因限于著者水平，对于丰富多彩之丹溪学术，未免有挂一漏万之感，其中谬误之处，希医界先进给予批评指正，是幸。

一九九三年 癸酉春月

章真如序于武汉市中医医院

目 录

第一章 丹溪生平及学术源流考	(1)
一、丹溪生平考	(1)
二、丹溪理学考	(6)
三、丹溪学术源流考	(12)
附(一)《丹溪翁传》	(21)
(二)《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27)
第二章 论丹溪学术思想	(35)
一、论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	(38)
二、论丹溪“相火论”	(44)
三、论丹溪“湿热”学说	(49)
四、论丹溪“气、血、痰、郁”学说	(51)
五、论丹溪“调气”学说	(60)
六、论丹溪重胃气	(66)
七、论丹溪用吐法	(70)
八、论丹溪临证学术特点	(74)
第三章 丹溪论治杂病	(79)
一、丹溪论治痰病	(79)
二、丹溪论治郁证	(84)
三、丹溪论治情志病	(90)
四、丹溪论治痿证	(94)
五、丹溪论治腹痛	(99)
六、丹溪论治积聚肿块	(101)
七、丹溪论治黧胀	(104)
八、丹溪论治淋秘	(106)

第四章 丹溪学术辐射各科·····	(110)
一、丹溪论老年医学·····	(110)
二、丹溪论妇科医学·····	(114)
三、丹溪论儿科医学·····	(121)
四、丹溪论疮疡外科医学·····	(124)
五、丹溪论针灸医学·····	(130)
第五章 论丹溪著作及其它·····	(134)
一、论《格致余论》学术思想·····	(134)
二、论《局方发挥》学术思想·····	(140)
三、论丹溪的“阳有余”与景岳的“阳不足”·····	(146)
四、丹溪学说在日本·····	(150)
五、论丹溪治疗杂病创用部分方剂·····	(155)
第六章 丹溪医案选评·····	(161)
一、发热案·····	(161)
二、咳嗽案·····	(163)
三、喘证案·····	(164)
四、痰饮案·····	(164)
五、呕吐案·····	(165)
六、泄泻案·····	(166)
七、痢疾案·····	(166)
八、疟疾案·····	(167)
九、呃逆案·····	(168)
十、噎膈案·····	(168)
十一、中风案·····	(169)
十二、昏厥案·····	(170)
十三、郁证案·····	(170)
十四、怔忡案·····	(171)
十五、痹证案·····	(172)
十六、痿证案·····	(173)

十七、遗精案	(173)
十八、痢证案	(174)
十九、血证案	(174)
二十、胁痛案	(175)
二十一、腰痛案	(175)
二十二、腹痛案	(176)
二十三、黄疸案	(177)
二十四、消渴案	(177)
二十五、水肿案	(178)
二十六、臌胀案	(179)
二十七、积聚案	(179)
二十八、疝气案	(180)
二十九、癰淋案	(181)
三十、便秘案	(181)
三十一、月经不调案	(182)
三十二、崩漏案	(183)
三十三、带下案	(183)
三十四、痢疽案	(184)

第一章 丹溪生平及 学术源流考

朱丹溪：是我国十三世纪早期著名的医学家，他是金元时代四大名医家之一。金元四大医家各有专长，如刘完素主寒凉，张子和主攻下，李杲主脾胃，朱丹溪居刘、张、李之后，集诸家之所长，创滋阴学说，成为滋阴学派的创始人。金元以后，历代许多医家，相继研究，继承丹溪学术思想及其专长。丹溪亲授弟子和私淑弟子为继承和发扬丹溪学术，不遗余力，皆成为一代名医，有的撰成著作问世，有的撷取丹溪某些学术专长，指导临床实践。丹溪学术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应用不衰，诚为中医学宝库中之瑰宝。为了深入学习，继承丹溪学术思想，必须认真考证“丹溪生平”、“丹溪理学”及“丹溪医学源流”。使丹溪的伟大医学科学形象，能深刻铭记在后世医家的心目中，从而使丹溪学术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并附戴良著《丹溪翁传》，宋濂著《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对后世医家研究丹溪学术思想更具有原始历史资料，可供参考。

一、丹溪生平考

丹溪朱氏，讳震亨，字彦修，元，浙江义乌县赤岸镇人，生于公元1281年12月31日，殁于公元1358年7月22日。享年78岁。

丹溪故乡为义乌县“赤岸”，其地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溪水清澈如镜，溪底石红如染，山明水秀，风景幽美，丹溪生长其地，有地灵人杰之感，学者尊丹溪医德医风，学术高尚，不欲道其字，称之为“丹溪翁”，或称“丹溪先生”，后世医家直称为“朱丹溪”。

赤岸朱氏，原为当地望族，书香世家。至丹溪出生时，家道中落，丹溪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戚氏抚幼事姑，颇著辛劳，丹溪事母至孝，娶妻戚氏，生子二，长名嗣衍，次名玉汝，生女四，皆适人。



附图一 朱丹溪先生像

（摄自浙江义乌赤岸镇《赤岸朱氏宗谱》）

丹溪自幼好学，聪颖过人，日记千言，词对如流，稍长从乡先生治经书，为举子业，文章词赋，一挥即成。“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痹）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药而安。”（《格致余论·序》）。此时丹溪“追念先子之内伤，伯父之瞽闷，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妻子之积痰。”（《格致余论·序》都一一死于庸医之手，回想这一切，丹溪“心胆摧裂，痛不可追”。

三十六岁时，谒理（哲）学家许谦（文懿公）于东阳八华山，许上承考亭朱子四传之学，“授受分明，契证真切”。丹溪非常崇拜，他后悔原来“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乃扞衣往事焉。”“每夜挟册，坐至四鼓，潜念默察，必欲见诸实践……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宋濂集》）。这样，他坚持且学且行，达数年，学识大进。一日，许谦召丹溪于榻前谓：“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弗能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丹溪闻文懿之言，慨然谓：“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丹溪翁传》）

四十岁时，乃复取《素问》攻读之，“顾以质钝，遂朝夕钻研，决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格致余论·序》）当时，社会上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订《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丹溪开始下苦功研读，手抄一册，“昼夜是习”，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尽合。”“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先《素》《难》诸经乎。”遂决心负笈寻师，遍走浙江、吴中（江苏吴县）、宛陵（安徽宣城）、南徐（江苏丹徒）、建业（江苏南京），

皆无所遇，乃返武陵（浙江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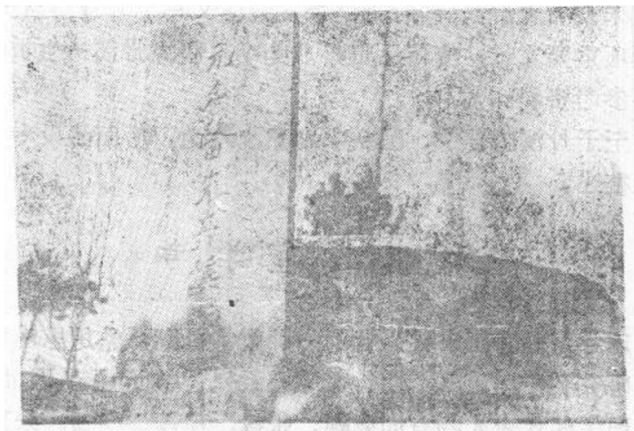
时年四十四岁，在武陵，有人告诉他，郡中有罗知悌者，世称太无先生，精于医，得金·刘完素的真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负盛名，颇倨傲，不肯轻易把医术传授给他人。丹溪县礼专诚拜谒，虽十数次往返，皆不得见，虽“蒙叱骂者五七次”，但不灰心，“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如此“趑趄三阅月”。有人悄悄告诉罗知悌，来人是许文懿公的学生，“罗乃进之曰，子非朱彦修乎，时翁已有医名，罗固知之，翁既得见，遂北面再拜以谒，受其所教。”罗亦喜欢丹溪之诚笃，“授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且曰尽去尔旧学非是也”（《丹溪翁传》）。丹溪闻之，“夙疑为之释然”。

从元泰定二年秋至四年夏，不到两年的时间，丹溪尽得罗氏之学，回到赤岸故乡。当时乡间诸医拘执于陈、斐《局方》，闻丹溪所讲之医学理论，不符合他们习惯见闻，开始大惊，继而嘲笑之和排斥之，丹溪不屑与之争辨。不久将理学老师许谦十余年宿疾治愈。以前非议丹溪之诸医，始“心悦口服，数年之间，声闻颇著。”（《丹溪翁传》）

丹溪为人正直不苟，“简恣贞良，刚严介特，执心以正，立身以诚。”“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论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忧。”（《丹溪翁传》）。因其有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能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

“四方以疾迎候者，几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寡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召，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遥弗惮也。”（《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丹溪其济人济世之心，可见一斑。

丹溪治学严谨，不倨不傲，不强不知以为知，他对自己不能胜任的疾病，又肯真诚地推介擅长者会诊，使病人早复健康，如徐祯卿的“异林”说：浙中有个女子病癆瘵，已为朱丹溪医治将愈，只有两颧赤色如丹退不去，丹溪就请当时苏州名医葛可久先生来针治，可久针刺两乳，面上的丹点就应手而消失。（见《十药神书》）丹溪既治愈病者，又获得新的知识。



附图二 朱丹溪先生墓

（摄自浙江义乌赤岸镇现存的经重修的丹溪墓陵）

丹溪生性清廉，“孤高如鹤”，一生布衣素食，节制膏粱厚味，甘于淡泊，年过七旬，仍是“神茂色泽”，精力充沛，从不迷信鬼神。在《格致余论·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中，力辟其谬，指出：蛊惑愚迷，亢害人群，丹溪临终的时

候，独呼他的儿子至卧榻前，嘱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意思是说：医学理论深奥，你不要随便为人诊病处方，误人性命，此为他慎重性命之学，恐后人盗名欺世，“言讫，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宋濂集》）

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对人民有贡献的医学家，在他的故乡，义乌县赤岸镇修建了“丹溪墓”，墓旁建“丹溪庙”，庙内塑造“朱丹溪像”。据《浙江通志》记载：朱丹溪墓侧，竖立有宋濂写的《丹溪先生墓志铭》石碑，即《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同时丹溪挚友戴良又写了《丹溪翁传》，这两项重要文献，流传后世，成为今日研究丹溪一生贡献的重要参考资料。

至于丹溪的理学、医学学术源流考论，后面另设专节，不拟赘述。

二、丹溪理学考

理学，是我国宋代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用思辨的形式，研究关于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因而得名。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标志着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宋、元、明整整七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取得了思想界的正统地位。第一个把理学思想引入医学领域，并取得很大成果的是朱丹溪。

丹溪之所以成为理学家，有他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家学渊源。丹溪出生于一个奕世蝉联的书香世家，南宋时，有东堂府君者，名良佑，以六君为教，儒学传家，他是丹溪的五世祖，其后代多以儒学闻名。

当时的婺州（金华），是理学之乡，盛行程朱派的理学，理学大师朱熹的弟子黄年（勉斋），即金华人。黄年之后，有何基（北山）、王柏（鲁斋）、金履祥（仁山）、许谦（白云），递相授受，为有名的“金华四先生”。

丹溪年轻时，读书，为声律之赋，又尚侠任气，不肯出人下，在家庭和环境浓厚的理学空气影响下，三十六岁那年，感到“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石表辞》），于是拜许谦为师，接受理学学说。他在理学的涵泳陶冶下，进步很快，日有所悟，常常半夜起身，一卷在手，坐至四鼓，刻苦学习，如此数年后，学业大进。

理学影响了丹溪的一生，他为学一以躬行为本，操履笃实，内外一致，可以说是理学的实践家。他决定以医为终身职业，其中主要原因是受了许谦的影响，而他行医之宗旨，则是“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丹溪翁传》）不是仅为稻粱谋。正因为他有理想、有目的，故能勇猛精进，百折不挠。丹溪成了名医后，“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寥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召，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遥，弗惮也。”（《石表辞》），真是仁人之言蔼如，虽千载之下，尚想见其为人，使人自然产生高山景行的感觉。这一切是和他的理学思想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理学对他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

因而，丹溪的学术思想的主要来源，是远源《内经》、而寻其指归；近承河间，旁通子和，东垣三家，而极其变化；复参之于理学之说，融会贯通，形成一家之言的丹溪之学。

丹溪学术的重心，是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

火论》。这两论的哲学基础，又和理学的“主静论”有关。要透彻理解其渊源所自，必须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说起。“太极”这个名词，首见于《易·系辞》：“易有太极，系生两仪”。“两仪”指天地。“太极”表示宇宙万物最根本的来源。古代哲学家对“太极”并没有加以特别的重视。到了宋代，理学的先驱者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中坚。“太极”一词，乃变成哲学界的热门话题了。

《太极图说》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木火土金水、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周氏以“太极”统阴阳、五行，有它的合理性。阴阳动静，互为其根的思想，也比较深刻，它进入医学理论后，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命门学说的研究，把阴阳、水火、气血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丹溪的《相火论》，从“凡动皆属火、人为物欲所动、不能不动、动则相火易起”入手，论证“火起于枉，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预防之方、不外乎周敦颐“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熹“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定命焉。”丹溪认为，这才是“善处乎火者”。做到了“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使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这是丹溪《相火论》的主要观点。

丹溪从天地、阴阳之理及人体生长发育的事实出发，说明阳有余、阴不足。接着就逻辑地回到了同一个主题，即阳既有余，如不能主之以静，则相火易于妄动；相火妄动，则

消耗不足之真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为养生之大戒。故丹溪屡屡戒人勿妄动相火，其中尤以色欲为甚。他谓：“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阳有余阴不足论》）

丹溪还吸收了程、朱理学有关天理人欲的观点。程、朱主张用天理来克服人欲，用道心来主宰人心。朱熹谓：“人之一心，合道理的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他举例谓：

“饮食者，天理也，要欲美味，人欲也。”丹溪结合到医学上，在养生方面，提倡节制性欲、节制饮食，著《饮食箴》、《色欲箴》。

理学关于太极动静、天理人欲的学说有浓厚的禁欲主义和宗教精神，运用于社会人事上，有很大消极作用，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把它引进医学后，由于医学领域里矛盾的特殊性，却会取得好的积极结果。如养生方面提倡静心息虑、节制饮食、性欲，使人体生命活动的节律不致过快；在治疗上谆谆以资化源，养阴精为主，用四物知柏滋阴降火，发展了养阴的治疗方法等等。这些方面，无疑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丹溪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以朱熹为集大成的宋学系统。他用宋儒治经之法研究《内经》、《伤寒论》，开明，请倡言错简一派的先河。他又著《局方发挥》，促进了医学领域的百家争鸣。例如：

宋学和汉学，在治学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谓：“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而汉学的学风是：“专门授受、

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故两者的不同是很明显的。

丹溪学医，首治《内经》，对《内经》最有研究。《格致余论》专设一篇《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辨正王冰章句注释之误，并进而对本文有所移易订正，卓识宏论，深得经义，学者因之尚可略窥丹溪治《内经》的方法。他谓：

“《内经·生气通天论》病因四章：第一章，论‘因于寒、欲如运枢’、以下三句与上文意不相属，皆衍文也；‘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两句，当移在此，……第四章，论‘因于气为肿’，下文不序病证，盖是脱简。‘四维相代’一句，与上文意不相属，亦衍文也。”

于此可知，丹溪治《内经》，倡言错简、衍文删之、错简正之，孰为文字之脱讹、孰为注释之错误、皆直斥不讳。这正是继宋儒治经之宗风、和以前医学随文注释，注不破经的方法是相径庭的。

丹溪十分推崇仲景的《伤寒论》，但也不放过它的“错简”。如《丹溪翁传》载：“罗成之自金陵来见，自以为精仲景学、翁曰：‘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以无疑，因略摘疑义数条以示。’疑义数条，具体内容如何，传既未载，不得而知。他有《伤寒辨疑》一书，惜亦不传，然书名‘辨疑’，其内容当亦不外乎辨《伤寒论》中‘文有不备、意有未尽、编次脱落、义例乖舛’之类，以上可见丹溪治经不偏信盲从，而能倡言错简之一斑。

丹溪早年学医，已质疑于《局方》，觉悟到株守《局方》，“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丹溪翁传》）。晚年更著《局方发挥》一书，对《局方》恣用香燥